

俯瞰黄河千余年的吴堡“石城”

□ 曾德超

说起石城，不少人都会想起南京的别称石头城，如刘禹锡的《金陵五题·石头城》写道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”，似乎只有那滚滚长江水，配之以伟岸坚固的石城，才能谱出一首“江流石不转”的英雄赞歌。可惜沧海桑田，如今南京的石头城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，找不到最初的模样了。那么大江大河边是否就没有保存较为完好的石城了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不仅长江岸边有石城，黄河岸边也有石城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其中的一座，千年来保存最为完好，它就是被专家学者称为“华夏第一石城”的吴堡石城。

这么响当当的名头，不去亲近一番多少有些遗憾。经过资料对比分析，得知其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北汉，距今已一千余年，后经历代修缮，达到了周长1125米的规模，不算大。但它因地处晋陕大峡谷要冲地带，头枕滔滔黄河，脚踏巍巍高原，身卧坚固石山；既有通城官道下至河岸，也有咽喉要道连接后山；地势险要、山环水绕、易守难攻，故赢得了“铜吴堡”的美誉。吴堡石城自从金正三年（1226年）成为县城治所后，历经元、明、清及民国，皆为县之首府，达700多年，直到1945年吴堡县城移往他处。从此，吴堡石城孤独地矗立于黄河之畔、山梁之巅，看大河奔流而下、天外日出日落。

“铜吴堡”

在一个深秋周末的黄昏，和三五好友出差途经吴堡，其中有人对石城历史很熟，于是协商顺道领略第一石城风采。

车经过吴堡县城不久，就上了陡峭的山坡，最陡处，回首往下看，高危险峻，令人后背发凉。不一会儿，车停在了一堵石墙前面，吴堡石城就在身边了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厚实的城墙，城门中间石头上，“石城”两个大字赫然立。

同伴告诉我，这是瓮城入口，过此门尚不算进城。于是迫不及待穿门而入，立刻就被困在一个四方井里了，由衷佩服古人建城时一定要在主城门外建瓮城的道理。过了瓮城，向左抬头望去，城门的木门已朽坏不见，只剩下石头骨架，“笑口大开”般地来欢迎我们。墙上的石块疏密有致，墙头的垛口整齐有序，但是城门上的两个字却斑驳难辨。我问其故，同伴告诉我，因为这里的石材主要是砂砾岩，易被风化，千年的岁月把它打磨成这样了，上面刻的是“重巽”两个字。“这个名字少见，有什么深意？”我问道，谁也说不上确切答案。虽然很想穿越到古代问问建造者，但显然办不到，只好杜撰一下，或许能同古人略通歌曲。

我们所在的是南门，名“重巽”，其他三门分别是：北门“望泽”，东门“闻涛”，西门“明溪”。“重巽”是《易经》中的巽卦同卦相叠，巽为风，两巽相重，有长风相随之象，“故重巽之道，上下顺也”。顺势而为，则会顺利。或许石城的建造者有企盼它顺应自然天地之造化，造福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望吧！其他三个门则应为符合地势特点而起了一些有诗意的名字。东门正对黄河，有“每当月满空，万屋皆闻涛”的诗情画意；西门正对着山涧，幽深含秀，“平芜冉冉连云绿，斜阳衬雨明溪足”的意境跃然而出；北门远眺，则可看到蜿蜒的黄河自天外而来，“为霖三日愿，望泽万家情”，寄予了对黄河之水造福万民的希冀。一个带风的门名加三个带水的门名，辅之以山为根基，是否建造者希望这座城徜徉在美好山水间，一直顺风顺水呢？它能屹立千年而不倒，看来名字起得好。

旋即进入南门洞，只见门洞颇高，但东西两壁弹痕累累，是侵华日军炮击石城时犯下的罪行。1938年，日寇侵占了吴堡对岸的山西诸县，



游人在吴堡石城兴文书院参观

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

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，在党中央和边区军民的英勇抗战下，日军渡过黄河的阴谋没有得逞。但日寇不甘心，他们在山西境内多个山头设立了火炮阵地，经常炮击石城。经此一劫，城内许多古建筑毁于炮火，好在石城很顽强，一直屹立不倒，这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。

何地无才

过了南门，就进入内城区了，两边分别是营房和农贸市场旧址，建筑已荡然无存。再往前走，是几个破旧的院落，曾经辉煌过，均已不足道矣。

正在和同行闲聊时，一副对联闯入眼前，非常有气势：

上联：进步文明，所望诸生有志；
 下联：热心教育，休云此地无人。

横批：何地无才。

同伴介绍，这是石城有名的兴文书院所在地。书院是整座古城中最为宽阔的院落，系清嘉庆年间创建，道光年间续修，光绪三十二年改为高等学堂，吴堡许多革命志士都由此走出，该书院也是最早的中共吴堡县委所在地。不难看出，虽然地处贫瘠闭塞之地，但吴堡有重视教育的传统，那副对联就是真实写照。和兴文书院隔街而立的是女校，建于1924年春。当时的县政府对创办女校很重视，为鼓励女子上学，入校女生全部免收学费并供应纸张。

顺着街道继续往上走，再右转几步路，就到了一个石砌的四合院屋顶，下面便是石城里保存较完整、规模最大的“王思故居”，其创建人王思是明朝洪武年间人，世居石城，曾官至四川布政司右参政，告老还乡后修建了这处四合院，依山望水，宜于修身养性。“王思故居”是一处俯瞰黄河的绝佳之处。一眼望去，黄河像一条巨龙横亘在黄土高原上，在落日余晖中蜿蜒而去，把千百年的沧桑带进了历史深处。若是俯视山下，因为山体近乎直上直下，有壁立千仞之感，让人胆战心惊。更为神奇的是，东城墙像一个大义凛然的战士，孤傲地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，让人敬佩自然的雄奇、民族的坚韧。

回头再上主道，走一段，就到了城内最高点——县衙所在地，主体结构分别为明洪武和清雍正年间所修。后来署区的砖木结构建筑都毁于日军炮火，唯留有石砌窑洞五孔一院，建筑考究，保存基本完好。

此行的终点是北门旁的一处观景台。站在台上向谷底望去，但见悬崖峭壁、山路弯弯，那是石城人赖以生存的挑水之道，如今在那里孤独地

守候着当年的水源地。

静守孤独

随着夜色降临，石城倾听着黄河的涛声，沐浴着皎洁的月光，呼吸着清凉的山风，缓缓进入睡梦之中。

就这样，随着落日的余晖而来，带着升腾的夜色而去，我们一行人走马观花似的游览了吴堡石城的几个代表性古迹。

用什么词来概括对石城的感受呢？有人用精致来形容它，因为它小巧；有人用铜墙铁壁来形容它，因为它有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之势。但总感觉这些都是它面上的特点，没有触及精髓，它深层次的特质在于——孤独。

从年代久远看，这座孤独的石城，历经五代时期的战火、宋元明清的风雨，仍能完整地屹立于今时今世，就像一个孤傲的长者，冷眼看待流光流转、世事变迁。

从它所处地理看，它自诞生之日起，就保留着原始而纯真的特质，把它自己融进陕北的苦寒冷峻山水，不沾染世俗的气息，保留着孤独的品格。

从人文环境看，它就像历史长河里的一条沉船，任由千年的岁月风尘、一代代的繁华与衰落，装进它那孤独空旷的“船舱”，凝固成一段段不朽的传奇。

我和它的这次不经意邂逅，产生了“孤独”的共鸣，或许这就是它静守孤独、未染尘嚣、不求闻达，却又能打动人心魄的原因吧。

人生不正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吗？无论走过多少繁华，终究还是要回归平静，就像《百年孤独》里所写“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，原来终究，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”。

人如此，吴堡石城也如此，孤独是它的修行。正如德国著名作家、诗人赫爾曼·黑塞的《雾中》对孤独的诠释：

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！

一木一石都很孤独，

没有一棵树看到另一棵，

每一棵都很孤独。

……

在雾中散步多么奇妙！

人生十分孤独，

没有一个人看出另一个，

每一个都很孤独。

孤独的吴堡石城，仍将会在那里静候知音，去亲近、感受、品味它的独立和孤傲。

（作者系榆林市政协主席）



遇见、守护与馈赠

□ 张译心 王苗

有一种鸟，人们称它“鸟中仙子”，许多国家视它为“吉祥和智慧”的化身，但它也是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标志，被列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，它就是“东方宝石”——朱鹮。

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，朱鹮在日本、朝鲜、俄罗斯相继灭绝，这时全世界都把寻找朱鹮的希望放在了地大物博的中国。可是，中国还有朱鹮吗？

1978年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组建成立专家考察队，开启了寻觅朱鹮的征途。整整三年时间里，刘荫增带领队员行程五万公里，走遍了12个省份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朱鹮的踪迹。1981年，考察队第三次来到我的家乡汉中市洋县，进行最后一站的复查。一个多月后，他们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海拔上千米、人烟稀少的姚家沟。天啊，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地球上仅存的7只朱鹮，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，朱鹮有希望了，朱鹮的希望在中国！

随即，拯救朱鹮的行动火速展开，一道道紧急指令从北京传来：在朱鹮活动区域内，不准狩猎、砍伐树木，不准使用农药、开荒放炮，成立朱鹮保护观察站，进行24小时的守护。但这些保护政策却让当地的群众犯了难：“这不打农药、用化肥，怎么杀虫？庄稼能长得好吗？”农作物减产、财政减收，朱鹮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让洋县犯了难。

但是，保护朱鹮的信心和决心却从未动摇。农民们改用诱虫灯来灭虫、施农家肥种田，大面积的无公害种植，让这里的农产品大受市场欢迎，洋县就这样率先走上了发展绿色有机产业的全新之路。同时，洋县还采用“保护区+信息员+农户”的做法，鼓励当地群众直接参与朱鹮保护工作。

草坝村村民华英就是其中一位代表。当年，一对朱鹮在他家房后的老榆树上筑了巢，他发现后每天早晚都要到树下转一圈，帮助朱鹮驱赶天敌老鹰和蛇。2006年，华英发起成立了洋县朱鹮爱鸟协会并当选为会长，聚集了130多名志同道合者，通过观察、记录以朱鹮为主的鸟类信息，探索、实施保护措施。他还收集拍摄了各种鸟类资料图片20余万张，撰写文字资料30余万字，建成了一套洋县鸟种分布的动态档案，为拯救朱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

后坝河村村民杜益国，自从一对朱鹮在家附近的树林筑巢后，就主动为考察队做向导。后来，他成为了一名朱鹮观察保护信息员，近两年他发现朱鹮新巢60多个，为朱鹮佩戴环志100多个，救助受伤朱鹮50余只。华英、杜益国这群人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牧鹮人”，他们用自己的热爱和付出，带领群众呵护着一代又一代朱鹮……

经过40多年的漫长保护，如今在洋县，大家随处都能看到农民在田间耕种，朱鹮在地头觅食，人与鸟就像朋友一样和谐而美好。当初的7只朱鹮已经壮大到7000多只，它们扇动着美丽的翅膀从这里飞向了世界，传递着友谊、吉祥与美好！更让人高兴的是，朱鹮受威胁的等级两年前也从极危降成了濒危，洋县拯救、保护朱鹮的生态故事，成了世界级的生态保护奇迹和典范。

洋县也因为保护朱鹮收获了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、全国农业区域品牌价值百强县等多个荣誉，更拥有了“朱鹮”这张独一无二的响亮名片，其品牌估值超过了93亿元，全县有机产业总产值也超过了12亿元，真是“一鸟护得一方兴”啊！

从拥有到失去，从找寻到遇见，从相守到相伴，人类与朱鹮之间完成了一场双向的馈赠，大自然从不背离热爱它的人，愿这美丽的“鸟中仙子”，永远在绿色的地球上自由地翱翔。

（作者单位：张译心，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；王苗，汉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



似水流年

采药时光

□ 文雪梅

下乡时，看到一户人家的院落里晒满了茵陈、蒲公英等药草，小小的庭院里弥漫着幽淡的药香，沁人心脾。看着这些熟悉的药草，我的脑海里不由得蹦出儿时关于采药的往事来。

春日里，万物争奇，百草葱茏，是采药的大好时光。彼时，关山脚下的人家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。大人采药是为了贴补生活，但对孩子们来说，靠采药完成勤工俭学任务是最好不过了。

一出门就是山，采药是很方便的事情。周末的清晨，女人娃娃们按照原先商量好的，早早就起床了，唤上妯娌姐妹，提上篮子，拿上铲子，兜里还不忘塞上几块干馍和一瓶泡好的淡茶水，踏着春天的第一抹朝阳就出发了。一路上，杨柳摇曳，蝴蝶飞舞，山桃花、杏花、山茶黄，春花像是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盛会，争先恐后地把昔日寂寥的山石点缀得一片绚烂，枝头的鸟儿飞来飞去，春风拂来也暖暖的，想必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。

其实，女人娃娃们采的也不过是常见的茵陈、蒲公英、地丁之类的药草，而那些如菖蒲、柴胡、苍术、防风、寄生、川地龙等值钱的药草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。美好的东西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力，而又不易得到，因为那些药草大都

长在深山里，得走很远的路、费很大的事才能找到。

茵陈、蒲公英和地丁都是茎叶类的药草，它们低调而平凡，又很不起眼，算是百草里的平民了。在家乡陇州，它们随处可见，沟沟梁梁、山山峁峁，地边水渠旁，一簇簇、一丛丛。眼尖的人如果发现了药草的影子，大家都欣喜若狂，忙不迭地就地一蹲，尽快收入篮中。如果运气好，手快的人很快就能采一篮子；如果运气不好，整整一早上也只能找到几个。如此这样，东面地边采一些，西面山岭上采一些，跑来跑去的，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。

我采药时，总喜欢在山上没人种的荒地里采，那里的药草长得相对集中一点，有阳光、雨水、春风的呵护，很是肥硕；而且这里比较热闹，荒草、虫子什么的都有，这会让我觉得这样的田地跟人一样，活得丰富多彩，充满不安和诗意，也不孤单寂寞。

采回来的药草，要选个吉庆的日子仔细挑选，然后倒在房檐下或者院子里，在阳光下晾晒。闻着满院子扑鼻的药香，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，过不了多日，它就可以变卖，那勤工俭学的费用就顺利完成了。

我采药时，很多时候是跟着祖母去的。我眼尖，祖母虽然老了，眼睛花了，但是手脚麻利，只要我发现药草的影子，祖母就二话不说，一声不吭地蹲在地里采挖起来，那些药草在她眼里如同奇珍异宝般珍贵。而我却无所事事地抬头望着天空中的一朵云、地边的一朵花发呆，或者看地里的一群蚂蚁怎样搬家。

时光如味，草木皆情。采药的次数多了，见得也多了，才知道百草皆药。那些看似平常的植物其实才是治疗百病的良药。比如，车前草具有止泻、利尿、祛痰等作用；有一种叫狼牙草的药草是治疗咯血、吐血的最好药物；富有诗意的苍耳子则有治疗皮肤痒疹的作用，被称为“痒家功臣”。看似貌不惊人的药草其实暗藏玄机，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，让人叹服。就连《诗经》里也有不少关于药草的描述，比如：“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，真彼周行……”

采药的时光简单而美好，它不仅给我贫瘠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一笔财富，是弥足珍贵的回忆，更是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连接着故乡和大地，是生命的神经和血脉，让人终生难忘。

征稿启事

为突出政协特色，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，本报对《记忆》版面进行改版，开设《文化》《岁月》两个专版，每周一轮替出刊。

《文化》专版，以弘扬民族文化、探寻时代生活、折射文化价值、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，开设《悦读书吧》《似水流年》《往事如烟》《美文小札》《佳作欣赏》《光影瞬间》等栏目，刊发读书、随笔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佳作。

《岁月》专版，以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，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，开设《红色记忆》《三秦史话》《史海钩沉》《人文风物》等栏目，凸显地域特色，讲求事实准确、故事性强。

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，欢迎各级政协委员、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，择优优酬。

投稿邮箱:gejiedb2008@vip.126.com

联系电话:029-63903884

《各界导报》编辑部